



王小山◎主编

王小山 辛唐米娜 连岳 庄雅婷◎联袂主笔

不能外传

无意泄露的有意隐私

《女人坊》杂志社女性情感图书编辑室

谎言是情感世界里唯一没有结局的开始

它只能导致千奇百怪的事儿重复发生，直至被现实默认

诱惑从来都是有意出现又有意中计的

欲望是无法言说的隐秘，它在堕落中没有出口，除了逃亡便只有积攒死亡

卷之三

上沙這一關中一舉品第，一舉成名。——（宋玉《風賦》）

本项目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50105)资助

卷之三

卷之三



不能外传 无意泄露的有意隐私

王小山◎主编

王小山 辛唐米娜 连岳 庄雅婷◎联袂主笔

時代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能外传：无意泄露的有意隐私 / 王小山 主编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5
(女人坊书系)

ISBN 978-7-5387-3027-2

I. ①不… II. ①王…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2557 号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陈琛

责任编辑 邓淑杰

装帧设计 孙俪

排版制作 王良刚

执行主编 王薇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不能外传

无意泄露的有意隐私

王小山 主编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62

总编办 / 0431 - 86012927 发行科 / 0431 - 86012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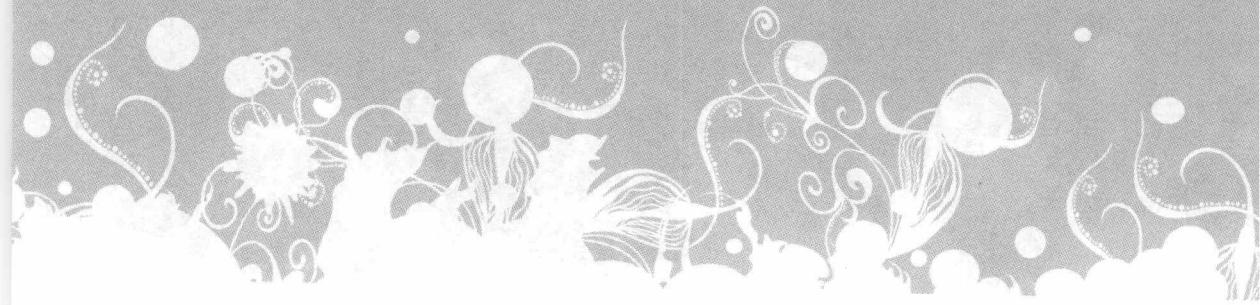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710 × 1000 毫米 1 / 16 字数 / 285 千字 印张 / 17

版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20.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这里没有激烈的欢爱,没有勾心斗角,只有真实的生活,
和我们藏在生活中的秘密……

.....

奥卡姆剃刀下的隐私 / 连岳 3

- 不洁的欲望 5
某年夏天,那三十个谎言 11
连生险 16
曾有条街,名为堕落 22
第五棵白杨树下的制服诱惑 29
错开车锁之后 35
一个深圳男公关的隐秘心路 42
可可西里的绝地救赎 47
我妖娆地痛哭,败给一场物欲的薄凉 52
出千 57
凋零的秋,那一首唱不完的“信天游” 64
- 

B

我发现自己像一条把灵魂浸在深海里的鱼，看到陆地的幸福，
却始终无法逃离鱼缸的笼罩。

防不胜防的窥私之心 / 王小山 73

- 蜡像惊情 75
- 白色内衣迷情 82
- 一个女私家侦探镜头下的猎秘手记 89
- 不是我的错，是 PS 惹的祸 94
- 站在爱情的芒上 100
- 美女蛇也有眼泪 106
- 一个头号警花的私密档案 112
- 那段我做人肉监视器的隐痛岁月 117
- 对面阳台让我失眠的女人 122
- 博客魅影，正在输入中…… 128
- 你是我最凌厉的伤 132



C

经济紧缩的时代,好工作成了每一个初出茅庐的学子心上的结,
机遇面前走错一步,就是深渊……

明珠的风险/辛唐米娜 141

监车 143

一个女金领的职业鲶鱼生涯 150

请离我的身体远一点 155

我是一个“假”男人 162

那个一生都不能说的秘密 168

一个网络代办的忏悔 174

用一百万买断过去 180

老杜的罗生门 184

两个女人的对抗,最不堪的是婚姻 190

那已经不是三年前的月亮 196



我们拥有让人羡慕的一切,高学历,掌握多种外语,精通计算机,
拥有美丽的外表、动人的身材和甜美的声音,所以她们和我一
样都认为应该凭借这些得到更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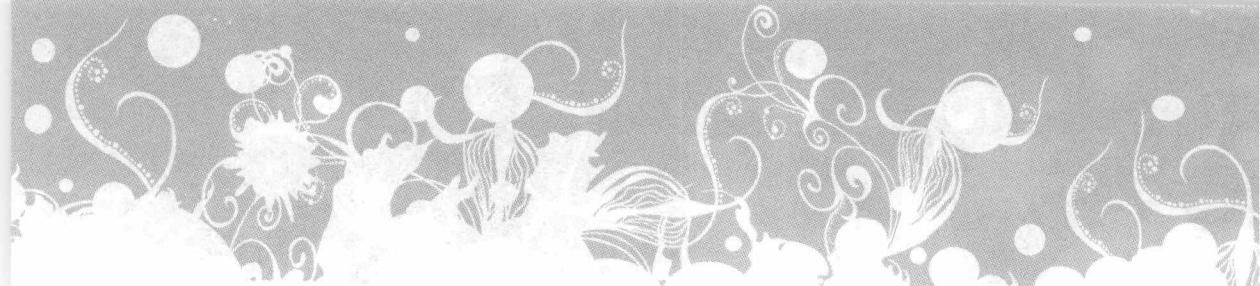
如夜黑风高的自爱/庄雅婷 203

我在 ET 丽人大道的绝密往事	205
死在生活底色上的忏悔	211
爱,浅在眼里却深在骨里	217
那一天,你的眼神有点咸	223
迷失在僻静四合院里的致命爱恋	228
致命危机,一个副院长的桃色陷落	235
转身之间,情殇已远	240
刺在胸口上的暗伤	245
胎盘倒卖链上的艳情黑手	250
拥抱你,我曾经诅咒过的母亲	256
所谓良人,却回不到最初的单纯	261



这里没有激烈的欢
爱，没有勾心斗角，只有真实的生活，
和我们藏在生活中的秘密……





奥卡姆剃刀下的隐私

连 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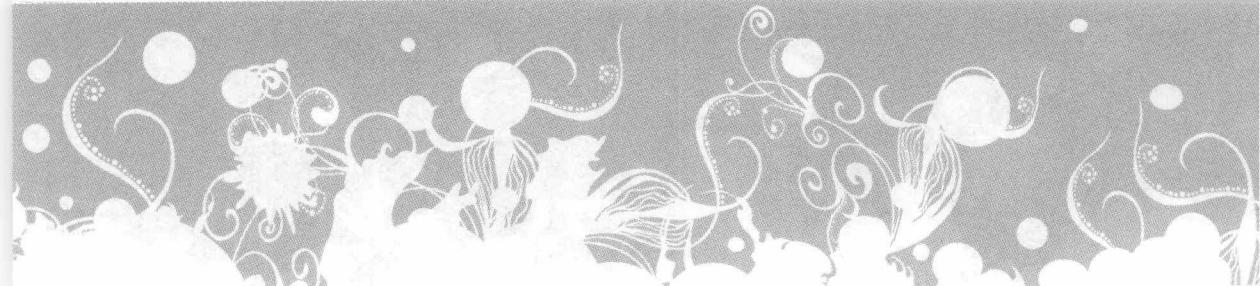
没有完美的人，也不存在完美的情人。任何人都有弱点、缺陷与不堪的阴暗小角落。你是政客、好莱坞明星，那这些小角落可能就会变成公众关注的大事件，这是获得权力与名利的代价吧？当然有的地方大人物反而修饰得没有任何阴暗面，站在阳光下都没有阴影，这就不在本文的论述范畴了。

在全记录的网络时代，据说许多聊天软件都有后门，以方便高尚的人监视你说的下流话，更糟糕的是，也方便恋爱中的另一方侵入，因为密码就是对方的生日，顶替登录后，对方的什么秘密套不出来？那把密码设复杂一点呢？不就解决问题了？这时对方会使出天下最强大的黑客术：你若不让我知道密码，那就是不爱我。

将对方逼得毫无隐私，其目的一定能达到，就是发现对方其实也有不可爱的地方，甚至有他人暧昧的影子。然后，再来指责对方不是一个值得爱的完美的人，对于这种后果，只能说是活该。

因为我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甚至是一个懒惰主义者，我对所有人信奉奥卡姆剃刀：“若无必要，勿增实体。”——它不仅是伟大的哲学进步，更解决了人生、爱情及心理健康问题。





奥卡姆剃刀这八个字除了不能剃胡子，其他什么都能剃。具体意思就不解释了，一言以蔽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偷懒就尽量偷懒。我非常喜欢把这把精神剃刀送给那些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者在病理学中的全称是“一种完美地自寻麻烦的方法，一般也能完美地把自己的生活搞得相当不完美”——如果这话让你伤心，请理解我实在是不愿意让完美主义毁了你的生活。

大师杜尚是这样解释奥卡姆剃刀的：“我从某个时候起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和做太多的事，不必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幸运的是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相当早，这使得我得以长时间地过着单身生活。这样，我的生活比之于娶妻生子的通常人的生活轻松多了。”

“从根本上说，这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则。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我没生过什么大病，没有忧郁症，没有神经衰弱。还有，我没有感到非要做出点什么来不可的压力，绘画对于我不是要拿出产品，或要表现自己的压力。我从来都没有感到过类似这样的要求：早上画素描，中午或是晚上画草图，等等。我不能告诉你更多了，我是生而无憾的。”

当然不是让你像杜尚这样看破一切。我的意思是说，诚实一点（或者说现实一点）面对这个世界，你就会发现，一厢情愿地想得太完美，以为肆意拷打对方的灵魂与隐私，就能得到一个纯金的爱人，反而只会从纯金中看到杂质。

对方的隐私是他的主权，就算他以开放的姿态让你进入，比如电脑不设密码，聊天软件永不退出，而手机放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也不要去看他的隐私——这是可以用奥卡姆剃刀剃掉的对爱情的伤害。

有时候，我整夜不得安睡，被自己的欲望折磨得不成人形，才知道欲求未满原来和惊惶恐惧一样，都能致人失眠，让黑夜变得幽深难捱。

不洁的欲望

A

我很小的时候就想过死，受了点委屈，吃了点苦便想到死，就像孩子吃不到糖便要哭一阵。十七岁时我认真的考虑过死，在离家之前，我甚至写了一封遗书留给家人，绝望的心情令那些字迹显得混乱而潦草。直到现在，我二十七岁了，活着，很幸福地活着。

我的男朋友叫罗缜，他很爱我，他的爱常令我感觉惭愧，让我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他这样的爱，这份自卑源自于我的过去，虽然罗缜已经无数次对我说过他不在意我的过去。有时候我忍不住想对他说出我的秘密，可他总是会优雅的打断我，他会说，红衣，为什么不留着你的那些秘密呢？一个月里，月亮只有一天是圆的，其他的时候，它都活在自己的阴影里，其实阴影又有什么不好？它会让人变得更加——更加性感，更加迷人，就像你。

瞧瞧，他一贯都是这样的宽容并且坦荡，良好的教养与学识令他与我从前接触过的所有男人都不一样。也许那个时候他和我正坐在沙发上看碟，也许我们正在浴室里洗澡，他会在我脸上看到春情荡漾，然后把他的手探进我的大腿深处，当然是缓慢的，柔软的，对我充满敬意的，当我的身体在他手指的爱抚中渐渐扭曲并且发出奔突的欢吟时，他才开始吻我。

罗缜更喜欢和我接吻，有几次，他甚至因此而早泄了。当然，你们也许会想到，罗缜可能是一个不擅长或者不热衷于做爱的男人。

恭喜你们，你们猜对了。

我是罗缜的第一个女人，他却是我的第 N 个男人。

罗缜遇到我的时候，我在一间夜总会里做主任。二十六岁之前，我几乎一直都在过这样的生活，每天在各种各样的男人堆里打着滚，每天脸都要笑到僵掉，半夜时回到家，必定是醉的，浑身酒气，我厌倦这样的生活，又不

得不依赖这样的生活，如果我不喝醉，那漫长得仿佛长出藓来的夜晚该怎么过啊。

那天罗缜一个要结婚的同学约了一票旧同窗在夜总会里搞了一个告别单身派对，全是男人，而且每个男人都必须叫一个夜总会的女孩子作陪，罗缜轮到最后，可是进去了十拔女孩子，却没有一个是他的，最后他竟然腼腆的指着我说，要不就你吧。

那天晚上，我们只是聊天而已，聊一些在风月边上打转的话题，比如他的性爱不分离论。聊到大半夜，罗缜似乎还有很多的话没有说话，他的同学们都各自携着女孩子去开房，只有他落单，我说要去我家吧。

我并不是敷衍他，我是诚心邀请他的。没有喝酒的夜晚我总是害怕一个人睡，那些从黑暗里渗出来的不安会令我煎熬一夜。

于是，吃完消夜之后我把他带到了我家，并且再三向他保证只需要他睡在我身边陪陪我就行，他没有洗澡，只是抱着胸和衣睡在我的床上。

凌晨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向他下手了。我根本不相信男人的性爱不分离论，如果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面前没有欲望，那一定是那个女人太矜持。

这么简单的道理，往往是踏足夜总会时，妈妈桑们教给女孩子们的第一课。

罗缜在认识我的第一个晚上，结束了他三十年的处男生涯。然后，他以一种野火燎原的姿态席卷了我，他把他家的钥匙，还有他的存折及工资卡全部都交给了我。因此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再有第二个男人像他这样对我，我辞掉了夜总会的工作，换了电话卡，与从前的生活，还有那些男人彻底的断绝了关系。

看到这里，也许你们会笑我傻，笑我一个身经百战的女人不该为了一个迷恋自己肉体的男人断掉自己所有的后路，其实我看过的男人何止成百上千，和罗缜走到今天这一步，不管将来如何，我都绝不后悔。罗缜当初最打动我的是因为他并没有你们以为的那样迷恋我的肉体，而最后令我出轨的，亦是因为他的不够迷恋。

呵，骂我吧，使劲儿的骂吧，有罗缜这样的男朋友，我竟然还是出轨了，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我自己，为此，我在餐桌上，在墙上，在马路上，在草地上，就连马桶的厕圈我都没有放弃过。我给罗缜写信，全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无数个对不起。

和江家荣刚刚开始的时候，无疑是快乐的。那段时间罗镇的研究所新上了一个项目，罗镇是项目组负责人，他比从前忙了一些，但总是挤得出时间喂我吃早餐，给我泡脚，陪我聊天，他常常抱着我在床上看碟，最后却无疾而终的睡了过去。有的时候我整夜整夜不得安睡，被自己的欲望折磨得不成人形，才知道欲求未满原来和惊惶恐惧一样，都能致人失眠，让黑夜变得幽深难捱。

每天傍晚，我总是去菜市场买菜。罗镇有轻微的洁癖，曾经叮嘱我买菜要去超市，但我更喜欢菜市场里的那种感觉，嘈杂、混乱、拥挤，各种各样的气味和颜色混杂在一起，有烟火气，更有一种物质丰足的饱胀感。

我会固定去一家熟食烧腊档，有时候买半只烧鹅，有时候切一斤叉烧，我总是要求把鹅肉斩小块，叉烧切薄片，越小块越薄片越好，我知道我的要求很有点无聊，但档口里面有一个刀功很棒的小工，手起刀落，切得飞快，嘴又甜，阿姨姐姐的一通乱叫，那些师奶便全排过来。不管排了多少人，他永远不着慌，总是一边嘴里唱，一边手里切，噼噼砰砰，半只乳猪便分装进几只塑料袋中，配的酱料亦是井井有条，你家蒜泥，他家蜜汁，丝毫不拖泥带水，他就是江家荣。

我喜欢看他切肉的样子。夏天的时候，市场内闷热难当，他总是光着膀子系着一条防水围裙，使刀的时候臂上的肌肉结成小块，在蜜色的灯光下充满了力量感，还有一种肉欲的诱惑，这种危险的不安的念头一直纠缠着我。

有天在浴缸里，罗镇正在用一种充满芳香味道的浴盐帮我按摩身体，他的动作是一贯的轻柔，从乳间到耻部，绝不厚此薄彼，这时候我突然没有来由的想起江家荣执刀拆析一只烧鸡的样子，狠而果决，毫不犹豫的一直向前挺进，直到整只鸡变成碎块，空留一副形状在那里。想到这里，我的身体像被一把火烧了起来，扑都扑不灭。

C

那把火烧得太凶了，烧得我骨酥肉软欲令智昏。

江家荣下班在每天七八点钟，菜市收档，他便下了班。但是那天，他下班比平常要早一些，他换了一件软耷耷的白衬衣从菜市里走出来，腰上别着一个腰包，手里夹着一支烟，另一只手拎着一只装着烧肉的白色塑料袋，和一个市井里常见的普通男人并没有二致。

他住在附近的城中村。这座城市有许多外来人口，这种狭窄而拥挤的城中村便应运而生，我刚来这座城市的时候也曾经住过这样的地方，许多年之

后，我又走进了这种熟悉的生活场景里。他急匆匆的走进巷子里，在杂货店买了一包香烟，还有两瓶啤酒，然后拐弯上楼，用钥匙打开门。

我敲开他的房门时，他显然刚刚洗过澡，尽管用香皂将自己彻底的清洗过，但他身上那种油腻的熟肉味仍然自他发肤里散发出来，那一刻，我喜欢这种味道。

我闪进了门内。显然在洗澡之前，他已经将他的房间粗略的收拾了一下，这才是他提前下班的原因，还好，他虽然算不上是一个整洁的男人，但也不至于邋遢到不能容忍。我甩掉了自己的高跟鞋，还有外套，坐在他的床上，他当然知道我的来意，所以我们很快便直奔主题了。

毫无意外的，江家荣在床上与他在档口里使刀的风格完全相符，他的经验非常多，狠而准的找出了我的需要，并且迅速地满足，没有那种拖沓冗长的前戏，没有语言，没有爱抚，没有挑逗，长驱直入，直抵我欲望的深核。我又得到了那种仿佛泼溅而出的快感，这种感觉，好像已经在我身上消失了一辈子。许多年之后，它又重回，像是旧灵魂又找到了新家，我嗅到它在阴影背后潜藏的那么一丝不安与危险，但是那一刻我不愿意多想，我要快乐、更快乐。

后来江家荣在昏暗的台灯下抚摸着我的身体，突然问我说，你生过孩子吗？

我愣了一下，仿佛整个人突然灵魂出窍，江家荣对女人的经验丰富至此，是我没有料到的，而他提出的问题，亦是我不想回答的，这是我的秘密，月亮背后的秘密。

有了第一次必定还会有第二第三次的，我相信。

过几日我再去江家荣的档口买乳鸽，江家荣若无其事的嘴里唱着，姐姐，要不要试试我们新制的酸梅酱。我问，是什么味道的。他看了我一眼，突然促狭的笑起来，用食指蘸了一些酱汁在手上，伸到我嘴边来，说，不如试试看。

那根蘸着透亮褐色酱汁的手指头离我的嘴唇不过三五公分，我应该拒绝的，在那么多排队买肉的女人面前。但这种近于挑衅与捉弄的姿态勾引了我，我把嘴凑过去，轻轻的吮了吮他的手指，并且用舌头包住它。

嗯，我笑着说，不错，酸甜酸甜，很爽口。

那天晚上，我在江家荣的出租房里等他。他回来得有点晚，在那之前，我相信他一定饱受着煎熬，我相信我的舌头留在他食指上的触感一直都挥之不去。他飞快的剥光了我，他把我压在他的身下，把他的食指放进我的嘴里，一直捅到喉深处，这种粗鲁的动作让我感觉不快，但我的身体却背叛了我，

快乐很快到达峰顶。那天晚上，我实在是太累了，竟然在他的床上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半夜的时候我突然醒了过来，床头昏暗的台灯告知我这个地方多么陌生，我吃了一惊，侧头却看见江家荣。他没有睡，却带着一种入睡的浑噩睁着眼睛看我，谈不上他眼神里的含义，但他一直那样的看着我。我的心突然窒住，恐怖像龙卷风一般呼啸而来，我从他的床上滚了下来，连鞋都来不及穿，便冲下楼去。

D

不洁的欲望有时候令人痛不欲生。

罗缜向我求婚了，他送了我一枚一克拉的钻戒，我后来再也不去市场买菜。我给江家荣留的是我以前的名片，名字和电话都已过期，但江家荣竟找到了我现在的电话，告诉我他正在他的出租房里想着我自泄，我惊惶气恼，带着五万块现金去了他的小出租屋。

身体却再次的背叛了我，她仍是那么的欢畅。江家荣趴在我的身上，突然伤感地对我说，姐姐，你真好，不要离开我，我现在已经离不开你了。

我冷笑着，把包里的钱拿出来，码在他面前。我说，我要结婚了，以后你不要找我，这些钱都是给你的，你回老家找个好姑娘早点结婚吧。

他突然掀掉那些钱，气急败坏地扼住我的脖子说，我要你的钱干什么？你和什么人结婚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离开我，求求你，你只要一个星期有一个夜晚属于我就好了。

从那之后，江家荣每一次胁迫我回到他的出租屋都无所不用其极，他用刀片划破自己的手腕；把我掉在他家的内裤寄到我家的邮箱里；他甚至找到了罗缜研究所的电话。

每个星期里，必定有一个晚上，我是属于江家荣的，一整个晚上，我都必须要睡在他身边，经常半夜醒来时，发现他睁着眼睛看着我。

不眠不休。

E

我觉得我要崩溃了，像一只惊弓之鸟。

十七岁那年，我们家搬了地方，房东阿姨特别好，但她的儿子非常坏，总是偷了她的钥匙潜进我家里偷东西，有时候是爸爸口袋里的香烟，有时候

是我书包里的零钱。有一天我正一个人在家里睡午觉，他又偷偷的潜了进来，那天中午，他在我的睡梦中用一根手指捅穿了我的处女膜，而我在半梦半醒之间竟然曲起了自己的身体，发出欢吟。

从那以后，他便吃定了我，我必须心惊胆战的逃课、撒谎、偷父母的钱，如果有一丝的不顺从，他便要把我与他做爱时的“淫声”播给全校所有的人听，那是我最黑暗的一年，在黑暗里蛰伏太久，我终于决定反击。

有一天他喝了酒之后把他约到一所废弃的游泳馆里，他常常喜欢带着我去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交欢——显然那天他对周边的环境十分满意。我们站在十米跳板上，在他准备脱我的裙子时，我伸手把他推了下去，在他向下飞坠的那一刻，他的眼睛暴睁，死死的看着我，很多个夜晚，那双眼睛都萦绕在我的身边，不眠不休的看着我。

有人找到他时他已经发臭了，像他这样惹是生非的人，他的死并没有引起怜悯，他的母亲一下子老了十岁。没过多久，我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有一天，他的母亲来收房租，我们全家正在吃饭，看见她之后我本能的冲进了厕所，呕吐了起来。他的母亲后来坐在我的床沿上，牵着我的手说，红衣，我知道那个畜生对你做的丑事，他是遭了报应死有余辜，可是看在我老来丧子的分上，你能不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给我们杨家留个种？

在罪恶感的日日煎熬里，为他们杨家诞下一个孩子无疑是最能减轻负罪感的方式，我答应了他母亲。他们把我安排在乡下的亲戚家里，我顺利地生下了那个孩子。

那个孩子可真怪啊，他生下来之后从来没有哭过，只是安安静静地望着你，你走到哪里他的眼睛都跟着你，有天半夜时醒来，我发现他仍是那样的看着我，有不眠不休的意思。

我快要疯了。

在回城的时候，我把那个孩子丢在了火车站的长椅上。

我写了我人生里的第二封遗书，然后离开了那座城市，从此没有回去过。

现在，我又开始写遗书了，当然是写给罗缜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现在只有他才是最爱我的人。

我在酒店的房间里，穿着一身红艳的新衣，是罗缜喜欢的，我准备了一根结实的绳子，而酒店衣柜里的挂衣杆看上去足够结实。

我不想死在罗缜家里，我要带着我的秘密，远离他。

三十七度半